

生活語錄 吳康民 每見報上介紹某些名人生男育女的消息，大都根據封建朝代的說法，指為弄璋弄瓦之喜，心頭總有點不舒服。

弄璋弄瓦 我是一個做頭微尾的男女平等論者。在我的家庭，從來不會重男輕女。由於我的第一胎是女兒，我對她特別愛惜。以至早年的家備「開姐」，在我已有一男一女的時候，笑罵我「重女輕男」。

越戰有感 室內有一座橙色的展覽廳，紀念當年美軍使用的化學武器——「橙色劑」，也稱落葉劑，毒性極大，殃及下一代，出現許多畸形孩子。牆上有一幅金髮碧眼沒牙的小女孩照片，這毒藥也禍及美軍的家人。

老牛失偶，形單影隻，對於兒女，總是要求高些。大兒子住在大埔，不常見面，小兒子一家，被要求前來同住。實際上備薪薪和日常生活費用都由我付給，只是圖個熱鬧而已。

遊客可以進入地地道道親身感受遊擊隊的作業情況，彎着腰不容易，原來這些地道已比真實的寬闊了不少。離開前還可在帳幕下嚐當年越戰的主食——樹薯，無味的，要沾上小碟上的花生粉和糖一起吃，一小片已足夠。

現在需要的便是家人的感情慰藉了，這是我特別疼愛小孫子的原因。可是小孫子的玩意兒十分現代化，玩的多是iPad，我這個電腦盲的老頭，並不太受小孫子的歡迎。

常有人說，誰有朝一日聽不慣當下的流行歌曲，就足以證明此人已經老了。若據此判斷，筆者當然是個老人家。偶然聽今天香港「流行樂壇」的粵語歌曲，根本全不理解。



子彈製作的軍車。MUNG NAM MOI 賀賀新禧，但願世界真和平！ 作者提供

王粵生《檳城艷》用韻 近日因立法會審議版權條例而引起業內外關注。良好或至少合理的版權法，可以保障作曲家、填詞家「勞動成果」的權益。

音樂旋律的版權由作曲家持有；唱詞的版權由填詞家持有；演唱家則沒有版權。如果沒有任何版權保障，樂曲人可以演奏或以舊曲譜新詞而不付版權費給作曲家；別的唱家拿一首流行歌曲翻唱，也不必付錢給原作曲家。



王粵生《檳城艷》用韻。王粵生

親情綿綿說猿猴

猴年到了，自然聯想到猴子。不過令我感興趣的，不是猴們的靈活機智，也不是牠們的頑劣調皮，而是牠們那「仁讓孝慈」的美德和感人至深的綿綿親情。

猴子的「仁讓孝慈」，首先表現在母子深情上。晉代干寶在《搜神記》中，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臨川郡東興縣有一個人，進山捉到一隻幼猴，便把他帶回家。母猴見自己的孩兒被捉，便一直跟着追到那人家中。

看，如今內地的「小」字輩，就是這樣紛紛「崛起」的。不過，小理在此「小」所喻的機器，並不是因為他們名字中帶「小」，而其實是指他們的個體。相較《變形金剛》裡的柯博文和大黃蜂這些大傢伙，此文中的這些機器人們當然是「小」字輩。也因此，「小」字輩不僅僅是「小哈」，一些名字中不含「小」的機器人們其實也是「小」字輩。

一切，寢食難安。只有每晚躺在母猴的皮上，猶如躺在母親的懷抱裡，牠才能安然入睡。在兄弟姊妹之間，猴子也能相互關愛。據報載，在某自然保護區，一頭9歲的雌猴正領着弟弟在林中小路上行走，突然看到前面路上盤着一條大蛇。

我是一個身體較為敏感的人，少年時到某家吃過點心後便會心跳劇烈，當時沒追究原因。稍長後也有此情況。近年情況頻繁了，開始留意心跳不正常的導因，經尋根究底後相信某些味精是罪魁禍首。

據小理目力所及，英美兩家重要媒體網站分別於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對兩位「小」字輩的中國人物進行了新聞報導，一位是「小優」，一位是「小冰」。而「小優」和「小冰」都是在中國新崛起的機器人們。

百家廊 戴永夏

七嘴八舌 小臻 常說在這個年代當藝人明星比起陳寶珠、成龍、劉德華的年代幸福，不需要擔心粉絲不喜歡，偶像拍拖結婚生小孩都可以公開進行，人人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偶像派個個沒有顧忌，自由戀愛結婚生子，如去年，幾乎所有兩岸三地超級偶像派藝人都輪着相似的辦婚禮，生男，樂地享受家庭樂；有的已在網上公開戀情，突然之間圈中所有名花名草都有主，沒有鑽石王老五，王老六了。時代不同粉絲心態也不同，理性地明白偶像只是用來欣賞，不應該妄想擁有，這是好事。相對而言，你也別奢望現代的粉絲如昔日的粉絲那般心長情重，你可以如高山上的天氣說變就變，而且有些更會反轉立場。加上互聯網年代，有時是網民還是粉絲也分不清。